

校园文丛精选

XIAO YUAN WEN CONG

韩艳/主编

迷人的白桦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校园文丛精选/韩艳主编.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6. 8

ISBN 7-204-08682-1

I. 校... II. 韩...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7387 号

校园文丛精选

韩艳 主编

-
- | | |
|------|-----------------------------|
| 责任编辑 | 杨显文 |
| 封面设计 | 北京揽胜视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 出版发行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 地 址 |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 |
| 印 刷 |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开 本 | 850 × 1168 1/32 |
| 印 张 | 260 |
| 字 数 | 4800 千字 |
| 版 次 | 2006 年 9 月第一版 |
| 印 次 | 2006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
| 印 数 | 1-5000 (套) |
| 书 号 | ISBN 7-204-08682-1/I · 1791 |
| 定 价 | 998.00 元 (全 40 册) |
-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 (0471) 4971562 4971659

目 录

冬天素描	(1)
阳 关 雪	(3)
伫立西湖畔	(8)
百 合	(11)
蔬圃丽日	(13)
瀑布与石头	(17)
秋雨 秋花 秋虫	(19)
塘河水	(21)
家乡的渡口	(23)
午夜走在永州大街	(27)
迷人的白桦林	(31)
寻访桃叶渡	(34)
故 土	(37)
山 里 红	(39)
消逝的西湖	(41)
进 山 东	(48)
难忘巫山云雨	(54)
红房子	(58)
家园落日	(60)
老 家	(63)

老城的月光	(67)
绿色的乡情	(71)
山 后	(74)
故乡的童年	(76)
北极村	(78)
雨中游园记	(80)
大森林的儿子	(83)
上 孟 家	(85)
秋	(89)
竹思	(91)
哈尔滨之春	(94)
古坝幽幽霜满天	(97)
来去匆匆克难坡	(100)
窗外风景	(103)
家乡的雨季	(105)
红岩听雨	(109)
看着湖	(111)
村 居	(114)
初升之月的魅力	(117)
鼓浪屿抒怀	(121)
棕 桐 情	(124)
山水境界	(126)
苏州河上	(129)
初晤西湖	(131)
水落桥出	(134)

秋晨之梦	(136)
漂泊者的故乡	(139)
凌晨的美丽	(143)
春起田园	(146)
忆 往	(150)
溪 水	(155)
故乡的小河	(157)
江北的星星	(160)
水乡印象	(162)
故乡的甘薯	(165)
经过西湖	(167)
庐 山 雾	(170)
一日三季走黄龙	(172)
笔尖下的家园	(175)
拉萨随想录	(177)



冬天就是这样，没有太多的包装和掩饰，一切都真真实实，直白与自然。冬天是北风中树的枝干，冬天是一览无遗的旷野。

冬天素描

冬天是霜冻慢慢凝结的，当逐渐厚重的白色覆盖屋顶，瓦楞上一层一层的细节大多被省略，一切由复杂变为简单，由纷繁变为概括。冬天来了，冬天像封面般的装订四季。

从西北吹来的季风很直率，义无反顾地往你的袖口里、领口里钻，你刚出门上路就扎脸了。你的耳边没有了春风绵绵细语般的絮叨，而深切地感受到彻骨和切肤的寒意和畅快。一片枯叶掉落，你猛抬头，发现所有的树都脱尽了叶子。树枝没有了树叶的装扮，格外清朗和坚实，交错的枝干成了树的真实内容，北风中翩翩摇曳，简洁而精干。

冬天来得不知不觉。当秋收的农民——边把稻谷收进粮仓，边刚把麦种播进土地，冬天就悄无声息地过来收拾一切了。田埂上的杂草干净了，田垄里也没有了庄稼和植物的装饰外套，田垄与田垄之间除却了琐碎的细枝末节，尽现眼前的是优美的曲线。田垄的尽头，地平线清晰又辽阔。冬天把真实和本色还给自然。大地敞开胸膛，毫不遮掩地袒露出实在和坚硬的土壤。

是冬天就有雪，否则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冬天。尽管



“厄尔尼诺”现象一次又一次地使地球逐步变暖，但总有一两场雪能越过长江，到达南岸。当一些天大雾不散，接下来纷纷扬扬地飘雪了。江南的人对待雪的心情是很热烈的。虽然也会泥泞，但总有那么多人在纷纷飞絮中出门，游园，踏雪，随便找一个地方，就是平时难得的留影景点了。这个时候，最无赖是孩子，他们跑呀、奔呀、打呀、追呀，一刻不停息，就像乡野的小狗，毫无忌惮地玩着，耍着，哪怕是满脸的汗、浑身的雪……这时，麻雀却在悄悄地觅食。麻雀是冷静的，因为所有蛰伏在雪地里的生命都在准备着来年的梦想。

冬天就是这样，没有太多的包装和掩饰，一切都真真实实，直白与自然。冬天是北风中树的枝干，冬天是一览无遗的旷野。

在冬天，该消亡的消亡，该孕育的孕育。



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他们褪色的青衫里，究竟藏着什么法术呢？

阳 关 雪

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文官之显赫，在官而不在文，他们作为文人的一面，在官场也是无足观的。但是事情又很怪异，当峨冠博带早已零落成泥之后，一杆竹管笔偶尔涂划的诗文，竟能镌刻山河，雕镂人心，永不漫漶。

我曾有缘，在黄昏的江船上仰望过白帝城，顶着浓冽的秋霜登临过黄鹤楼，还有一个冬夜摸到了寒山寺。我的周围，人头济济，差不多绝大多数人的心头，都回荡着那几首不必引述的诗。人们来寻景，更来寻诗。这些诗，他们在孩提时代就能背诵。孩子们的想象，诚恳而逼真。因此，这些城，这些楼，这些寺，早在心头自行搭建。待到年长，当他们刚刚意识到有足够脚力的时候，也就给自己负上了一笔沉重的宿债，焦渴地企盼着对诗境实地的踏访。为童年，为历史，为许多无法言传的原因。有时候，这种焦渴，简直就像对失落的故乡的寻找，对离散的亲人的查访。

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他们褪色的青衫里，究竟藏着什么法术呢？

今天，我冲着王维的那首《渭城曲》，去寻阳关了。出发前曾在下榻的县城向老者打听，回答是：“路又远，也没



什么好看的，倒是有一些文人辛辛苦苦找去。”老者抬头看天，又说：“这雪一时下不停，别去受这个苦了。”我向他鞠了一躬，转身钻进雪里。

一走出小小的县城，便是沙漠。除了茫茫一片雪白，什么也没有，连一个皱折也找不到。在别地赶路，总要每一段为自己找一个目标，盯着一棵树，赶过去，然后再盯着一块石头，赶过去。在这里，睁疼了眼也看不见一个目标，哪怕是一片枯叶，一个黑点。于是，只好抬起头来看天。从未见过这样完整的天，一点也没有被吞食，边沿全是挺展展的，紧扎扎地把大地罩了个严实。有这样的地，天才叫天。有这样的天，地才叫地。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侏儒也变成了巨人。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巨人也变成了侏儒。

天竟晴了，风也停了，阳光很好。没想到沙漠中的雪化得这样快，才片刻，地上已见斑斑沙底，却不见湿痕。天边渐渐飘出几缕烟迹，并不动，却在加深，疑惑半晌，才发现，那是刚刚化雪的山脊。

地上的凹凸已成了一种令人惊骇的铺阵，只可能有一种理解：那全是远年的坟堆。

这里离县城已经很远，不大会成为城里人的丧葬之地。这些坟堆被风雪所蚀，因年岁而坍，枯瘦萧条，显然从未有人祭扫。它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排列得又是那么密呢？只可能有一种理解：这里是古战场。

我在望不到边际的坟堆中茫然前行，心中浮现出艾略特的《荒原》。这里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雷



的呐喊，如注的热血。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春闺的遥望，湖湘稚儿的夜哭。故乡柳荫下的诀别，将军圆睁的怒目，猎猎于朔风中的军旗。随着一阵烟尘，又一阵烟尘，都飘散远去。我相信，死者临亡时都是面向朔北敌阵的；我相信，他们又很想在最后一刻回过头来，给熟悉的土地投注一个目光。于是，他们扭曲地倒下了，化作沙堆一座。

这繁星般的沙堆，不知有没有换来史官们的半行墨迹？史官们把卷帙一片片翻过，于是，这块土地也有了一层层的沉埋。堆积如山的二十五史，写在这个荒原上的篇页还算是比较光彩的，因为这儿毕竟是历代王国的边远地带，长久担负着保卫华夏疆域的使命。所以，这些沙堆还站立得较为自在，这些篇页也还能哗哗作响。就像干寒单调的土地一样，出现在西北边陲的历史命题也比较单纯。在中原内地就不同了，山重水复、花草掩荫，岁月的迷宫会让最清醒的头脑胀得发昏，晨钟暮鼓的音响总是那样的诡秘和乖戾。那儿，没有这么大大咧咧铺张开的沙堆，一切都在重重美景中发闷，无数不知为何而死的怨魂，只能悲愤懊丧地深潜地底。不像这儿，能够袒露出一帙风干的青史，让我用二十世纪的脚步去匆匆抚摩。

远处已有树影。急步赶去，树下有水流，沙地也有了高低坡斜。登上一个坡，猛一抬头，看见不远的山峰上有荒落的土墩一座，我凭直觉确信，这便是阳关了。”

树愈来愈多，开始有房舍出现。这是对的，重要关隘所在，屯扎兵马之地，不能没有这一些。转几个弯，再直上一道沙坡，爬到土墩底下，四处寻找，近旁正有一碑，上刻



“阳关古址”四字。

这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西北风浩荡万里，直扑而来，踉跄几步，方才站住。脚是站住了，却分明听到自己牙齿打战的声音，鼻子一定是立即冻红了的。呵一口热气到手掌，捂住双耳用力蹦跳几下，才定下心来睁眼。这儿的雪没有化，当然不会化。所谓古址，已经没有什么故迹，只有近处的烽火台还在，这就是刚才在下面看到的土墩。土墩已坍了大半，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一层层苇草，苇草飘扬出来，在千年之后的寒风中抖动。眼下是西北的群山，都积着雪，层层叠叠，直伸天际。任何站立在这儿的人，都会感觉到自己是站在大海边的礁石上，那些山，全是冰海冻浪。

王维实在是温厚到了极点。对于这么一个阳关，他的笔底仍然不露凌厉惊骇之色，而只是缠绵淡雅地写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他瞟了一眼渭城客舍窗外青青的柳色，看了看友人已打点好的行囊，微笑着举起了酒壶。再来一杯吧，阳关之外，就找不到可以这样对饮畅谈的老朋友了。这杯酒，友人一定是毫不推却，一饮而尽的。

这便是唐人风范。他们多半不会洒泪悲叹，执袂劝阻。他们的目光放得很远，他们的人生道路铺展得很广。告别是经常的，步履是放达的。这种风范，在李白、高适、岑参那里，焕发得越加豪迈。在南北各地的古代造像中，唐人造像一看便可识认，形体那么健美，目光那么平静，神采那么自信。在欧洲看蒙娜丽莎的微笑，你立即就能感受，这种恬然的自信只属于那些真正从中世纪的梦魇中苏醒、对前途挺有把握的艺术家们。唐人造像中的微笑，只会更沉着，更安



详。在欧洲，这些艺术家们翻天覆地地闹腾了好一阵子，固执地要把微笑输送进历史的魂魄。谁都能计算，他们的事情发生在唐代之后多少年。而唐代，却没有把它的属于艺术家的自信延续久远。阳关的风雪，竟越见凄迷。

王维诗画皆称一绝，莱辛等西方哲人反复讨论过的诗与画的界线，在他是可以随脚出入的。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允许他们以卑怯侍从的身份躬身而入，去制造一点娱乐。历史老人凛然肃然，扭过头去，颤巍巍地重又迈向三皇五帝的宗谱。这里，不需要艺术闹出太大的局面，不需要对美有太深的寄托。

于是，九州的画风随之黯然。阳关，再也难于享用温醇的诗句。西出阳关的文人还是有的，只是大多成了谪官逐臣。

即便是土墩、是石城，也受不住这么多叹息的吹拂，阳关坍弛了，坍弛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终成废墟，终成荒原。身后，沙坟如潮，身前，寒峰如浪。谁也不能想象，这儿，一千多年之前，曾经验证过人生的壮美，艺术情怀的弘广。

这儿应该有几声胡笳和羌笛的，音色极美，与自然浑和，夺人心魄。可惜它们后来都成了兵士们心头的哀音。既然一个民族都不忍听闻，它们也就消失在朔风之中。

回去罢，时间已经不早。怕还要下雪。



伫立西湖畔，我的思绪如同翻飞柳絮，霞岭白云，缥缥缈缈，漫长悠远……

伫立西湖畔

伫立西湖畔，我的心如四月的春花一样开放。西湖，我仰慕已久的胜地，经一场春雨的洗涤，变得更加妩媚多姿了！你看，青峰环绕，绿水盈盈；栖霞岭上云蒸雾绕，深邃缥缈；湖面波光粼粼，仿佛万千鱼儿在追逐嬉戏；湖堤绿树成行，柳丝拂水，桃花朵朵，艳若红霞。正是苏东坡所描述的：“水光潋艳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漫步湖岸，游人如织。红男绿女，扶幼携老，纷纷穿梭于苏堤、白堤、断桥之间，忙不迭地拍照、留影，把美好的时刻定格在镜头里。可惜湖畔松柏丛中的秋瑾塑像前，瞻仰者却寥寥。我望着着束装仗剑的鉴湖女侠，不免想起她悲壮的人生。试想当年一个弱女子竟肩负天下兴亡，冲破封建牢笼，东渡日本，寻求革命，宣传妇女解放，组织光复军，准备浙皖起义……后虽不幸被捕，仍不屈不挠，英勇壮烈。她牺牲前给学生陈小淑的《绝命词》中写道：“不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拜伦歌。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廖廖数语，正气凛然，表达了她“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



牺牲敢惜身”的宏愿，如此女中英杰，中国能有几人？如今塑像前凄清冷落，人们几乎把她忘却了。是愚耶，还是悲耶？我的心里不免泛起一丝沉重。

伫立西湖畔，友人潘杰轻轻拉拉我，说：“看看岳王坟吧！”于是，我们沿着湖边的围墙，前行数百米登上层层石阶，到了岳王陵园。只见岳飞高坐正中，头戴金盔，披挂金甲，身穿紫袍，手按宝剑，端庄巍然。塑像上方是岳飞草书的“还我河山”的巨匾；正门重檐中间高挂叶剑英元帅的题辞：“心昭天曰”；两侧还站着岳云、张宪两位少年将军的塑像，这不禁使人想起岳飞一家浴血沙场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和光复河山的壮志豪情，以及他们奸遭人陷害的人生悲剧。墓门右侧跪着的秦桧夫妇、万俟卨等一帮奸贼，这些出卖民族利益、陷害忠良的丑类，只能遭到世世代的千人唾、万人骂。我正默想深思，友人告诉我：“岳王坟是新建的。‘文革’中‘四人帮’认为金人是少数民族，岳飞不是民族英雄，岳王坟被毁！”这是多么可悲的反历史主义的逻辑！照此说来，历史上一切汉奸、卖国贼岂不都成了“民族团结”的功臣？哪里还有抗敌与投降、爱国与卖国的忠奸之分？如今，岳王坟的旧观虽然已经恢复，但更需要恢复的是我们民族的良知啊！

从岳王墓园出来，我们折回湖心亭上。此亭位于中山公园与三潭印月之间的一个小岛上。湖光波影，小岛犹如一朵湖面莲花，而亭就是花心之蕊。我们休憩在石桌旁，品茗赏花。潘杰在80年代中期曾创办杭州初阳台文学创作园，扶持文学新人。我们不免谈起文学来。我说：“西湖地灵人



杰，前有白居易、苏东坡，后有秋瑾、鲁迅，其实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英雄，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接着，我向他介绍了我家乡蜀州人王国英，他曾在杭州为官，后在1941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戍守宁波府，与英军义律主力激战，坚守孤城，不幸被俘，拒降骂贼，被英军挖眼，割舌、削指、砍头，表现最中华男儿忠贞不屈、为国损躯的英雄气概。潘杰点点头，然后惋惜地说：“好些作家对这些不感兴趣了，热衷的是追星、抓黄、搞刺激……审美情趣的堕落是文学的悲哀啊！”

我不禁哑然。眼前尽管是一泓碧水，径曲绿迷，桥回红簇，柳岸莺声的绮丽景色，晚的心却平添了几分忧虑。人们啊，当你们沉迷于西湖的湖光山色之时，千万别忘了那些用鲜血浸染和捍卫这“美哉斯土”的人们！因为只有牢记历史，历史的悲剧才不会重演，而西湖也才会更加夺目光辉！

伫立西湖畔，我的思绪如同翻飞柳絮，霞岭白云，飘飘缈缈漫长悠远……





无法打开离别的心扉，无法郑重地说声再见。默默地离别永远是最可爱的。

经典赠言

百 合

百合，学名百合科，别名野百合，山丹、卷莲，东北也有人称为山礅子，因其花儿是分层次由下向上一磴磴开放而得名。

百合，多年生草本植物，鳞茎呈球状，花呈漏斗形，分红白两种，白色洁白靓丽，红色由红艳夺目，缘茎直上，步步登高，给人一种奋发向上，勇往直前的激情。百合花，取其好合百年之意，又是美好姻缘的象征，爷爷的绣花枕头和奶奶的护襟兜上绣的百合花儿，我都亲眼所见。

百合的鳞茎可中医入药，其本身具有润肺、清火、治咳嗽等功能，若与其他同类中草药玄参、知母、地黄等配方使用，效果更为明显，不但可以达到润肺清心，益气安神，凉血清热，养心利便的目的，而且，还是治愈民间流行病中肺癆（肺结核）的中医首选妙方。

百合还是滋补的佳品，不但如今市面上有购销两旺的“百合冲剂”、“野百合粉”、“百合乳精”、“山丹合成粉”、等，而早在东汉时期的药圣张仲景就已有成方“百合知母汤”与“百合地黄汤”，饮之可以消除神志疲劳、烦躁失



眠，并安心、定魄、补中、理气。

百合还带给我数不清讲不完的故事，是令我难忘的是：听爸爸说小时候正赶上六〇年的困难时期，那时：生产队每天每人只给二两粮，即使瓜菜代，也很难吃个半饱，父老乡亲便纷纷上山扒树皮，晾干磨粉制馍充饥。由于树皮纤维粗糙，很难消化，吃上它干燥便秘，人们常常拉不出屎，甚至肠梗阻，死人的事经常发生。而我们象却免受其害，奶奶有个外号，叫爬山虎，她能爬上连男人都不敢爬的山头，她每天都能从深山里挖回几斤百合，不论是毛百合、白百合，还是细叶百合、松叶百合、轮叶百合、斑叶百合，一律取其根茎，剥离鳞片，洗净后兑上几两玉米面熬成玉米百合粥，一家人围坐在盛粥的泥盆旁，你一碗，我一碗，他一碗……甘甜爽口的玉米百合粥就像奶奶的乳汁，救了爸爸，也救了我们一家。

百合的意志给我力量，百合的品格使我一往无前，百合的作用激励我去努力拼搏。

啊！百合……

